

恐惧

[英]弗兰克·富里迪 著
方军 张淑文 吕静莲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Culture of Fear

精汉
品译
新世纪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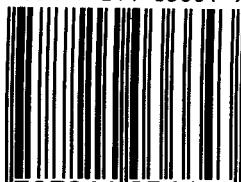
精汉
品译
新世纪版

恐惧

[英]弗兰克·富里迪 著
方军 张淑文 吕静莲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Culture of Fear

ISBN 7-214-03664-9



9 787214 03664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惧/(英)富里迪著;方军, 张淑文, 吕静莲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书名原文:Culture of Fear

ISBN 7-214-03664-9

I. 恐... II. ①富... ②方... ③张... ④吕...

III. 恐惧—研究 IV. B8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632 号

Culture of Fear

Copyright © 2002 by F. Furedi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3 by JSPPH

The work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号 10-2003-047

书 名 恐 惧

著 者 [英]弗兰克·富里迪

译 者 方 军 张淑文 吕静莲

责任编辑 周晓阳

责任监制 蒋子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江苏苏中印刷厂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页 2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664-9/B · 82

定 价 1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前　　言

世贸大楼被毁后，一位评论员在《洛杉矶时报》上预言：“‘下一个重大事件’将不是‘某个科技革新或医学上的突破’，而‘可能是恐惧’”。毫无疑问，2001年9月11日的悲剧事件将使数以千百万人，包括美国人及其他国家人，对周围的世界产生恐惧。而可悲的是，恐惧早在这一可怕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是个严重问题了。表面上，美国人对未来表现得自信而乐观。在世人的想象中，一幢幢摩天大楼、大汽车、生机盎然的流行文化，还有精力充沛的人们正是美国的写照。然而正像他们的英国兄弟一样，为表面所掩盖的美国已开始笼罩在恐惧文化之中了。

恐惧对于个人来说，常有助于我们面对意外和不可预料的情况时集中注意力。很多情况下我们应该要有适度的恐惧。我母亲对战争和暴力冲突怀有恐惧，这是因为她经历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必须面对死亡和亲朋遭受的苦难。我们的个人经历决定了我们的想象和恐惧。然而，今天我们的许多恐惧常常不是由个人的经历引起。与过去相比，生活于西方社会的人们对痛苦、苦难、使人衰弱的疾病以及死亡不像以往那么熟悉了。然而，尽管个人的安全感远非过去所能比拟，恐惧还是成为我们生活中日益加剧的一部分。西方社会中恐惧文化已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文化决定性的特征是，它认为人类面临着威胁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强大破坏力。过去用以划定现实与科幻的界线已变得越来越模糊。最近政府官员开始调查毁灭性的小行星对于人类生存的危险。有些

科学家警告说即将发生全球性流行感冒。我们不断被警告说，人类的存在已为时不多了，除非我们对全球变暖采取某些行动。“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已不再是宗教狂热分子们发出的警告。散播危险来临的警告已日益成为忧国忧民、有责任感的公民行动起来的标志。在我写作本序言之时，参加格拉斯哥项国科学协会大会的学者们正讨论着这样一个问题：撞击实验中产生的一个奇异的亚原子粒子在理论上会如何落入地球中央并开始由内而外吞噬这个星球。专家不再仅仅将注意力集中于危险，他们还忙于评估理论上可能出现的危险。而且，理论上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就有无数种可能存在的危险。

人们不断传播着恐慌消息，这表明社会对自身感到不安。许多此类传言都有提醒注意健康的特点。“当心”占据了我们的文化想象。本书所要讨论的就是社会对于危险的恐惧。本书最初是想解释社会为何总是处于对某些食品、药物或某些技术过程的恐慌之中。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有一点变得很清楚，那就是对环境或技术的许多恐惧与社会对更为普通的日常事件的恐惧，比如对人与人之间有着危险关系的恐惧，两者性质非常相似。人们对人际方面与环境问题有同等的密切关注。本书提出，使我们担忧孩子们的安全的文化影响力与使人们担忧气候变化或食品的文化影响力非常相似。《恐惧》一书力图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如今的人们对安全问题总是如此忧虑。

自该书的初版 1997 年问世以来，书中讨论的大部分趋势已变得更为普遍。就以 2001 年前两个月为例，在此期间，对“长途飞行的危险”，激素喂养的牛和猪，移动电话，转基因庄稼以及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简称 MMR)疫苗均发出了警告。以上所有这些都与死亡或不利后果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然而，只要不利的后果在

理论上稍微存在一点可能性，就会把未被证实的假设变为恐慌的传言。“经济舱综合症”就是这样一例，据称长时间坐在狭窄的机座上会导致深度血管血栓症（简称 DVT），使血凝块移至肺部。英国一位青年妇女经悉尼至伦敦 20 小时的飞行下飞机后数分钟即死亡，因而出现她的状况是与长途飞行有关联的说法。尽管缺乏临床证据证明长途飞行增加了血栓病死亡的危险，但经济舱综合症被描述成是对人们健康的一种真正的威胁。某些报纸甚至提出死于这种新发现的病症的人数多达 2000 例。这种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源自米德尔塞克斯郡离希思罗机场最近的一个医院阿什福德医院一位医生的说法。约翰·贝尔斯特德医生声称，近 3 年来他所在的医院已有 30 例直接来自希思罗机场死于 DVT 的人。据此他推断全国有 2000 例与乘飞机有关联的死亡病人。这一断言和媒体对新发现综合症耸人听闻的报道的根据是凭直觉感到的长途飞行与 DVT 之间的联系。按照这种逻辑，长途飞行后的旅客所患疾病其病因都是旅行本身。然而 DVT 与飞行之间的联系只是缺乏科学根据的推测。试想，大约 1,200 万人通过希思罗机场，而患 DVT 的只是少数旅客，因此患 DVT 可以认为只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谁敢说这些人要是不旅行就不会发病死亡呢？

试图对经济舱综合症的危险进行科学论证，这表明上述危险具有推断性的特点。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科学家们进行的一项重大研究发现 DVT 与空中旅行之间并没有关联。这一发现发表于英国声望很高的医学杂志《手术刀》，但见诸报端的却仅有寥寥数行报道。尽管缺乏任何临床证据，关于空中旅行的恐慌传言依旧流传着。英国上议院的一个报告批评航空公司“令人遗憾地忽视了”旅客的健康，这使对空中长途旅行并无多少根据的猜测变得合法化。议员们反对说，廉价的座舱中空间太狭小。“机票太廉

价很可能会有很大的危险性，”温斯特勋爵这么认为。虽然特别委员会并没有发现什么证据来证实，但他们仍决定发出恐惧警告。

有新危险的恐惧说法不仅使人们变得更担忧或更恐惧，还加深了人们业已存在的忧虑，影响甚至改变了人们生活中的行事方式。就经济舱综合症而言，它只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很小的改变。许多长途空中旅客在走道上伸伸腿脚，来回走动走动。那些特别怕出现危险的人可能会穿上护腿长袜，只喝水或不含咖啡因的软饮料。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冒险？”：采取这些措施合理而且花费又不高。那还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由于担忧长途飞行的影响，人们产生了要面对危险的其他忧虑。它使我们先前对健康的关注进一步加强，并使人感到更加脆弱。人们在长途飞行中锻炼身体的新习惯反映了对旅行有新的矛盾心理。我们不再为乘飞机旅行的廉价而庆贺，而认为它是又一种健康问题。

在有些情况下，恐慌传言不仅会导致一些无害之举，还会出现一些产生严重后果的做法。比如说围绕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简称 MMR）免疫产生的争议。胃肠病医生安德鲁·韦克菲尔德 1998 年发表于《手术刀》上的一篇论文声称，MMR 疫苗可能会引发肠炎及儿童孤独症。虽然韦克菲尔德的研究样本只有 12 例，他的推测却被媒体当作已经证实的事实。尽管某些媒体的评论员宣称 MMR 疫苗与孤独症的相关性仍有待证明，但许多父母听到的只是“孤独症”这个词。因害怕出现最坏的结果，父母们决定不给自己的孩子接种 MMR 疫苗。芬兰进行了一项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研究，以 180 万左右儿童为研究对象，没有发现接种与孤独症有关系，尽管如此，人们的恐慌并未减轻。恐慌造成的后果是接种有效预防麻疹、腮腺炎与风疹疫苗的人数下降，英国只有 85% 的儿童接种疫苗，因而这些疾病就有再度流行的可能。

2001 年 1 月,英国政府发动了耗资 300 万英镑的宣传运动来使父母们相信 MMR 免疫计划的安全性。遗憾的是,提倡接种 MMR 疫苗的人们只谴责安德鲁·韦克菲尔德这个人,认为是他使免疫率降到了低于社区为预防进一步传染所要求的比率。卫生官员们未意识到的是,对 MMR 的恐慌并非为某个人所引起。如今,涉及到危害健康,即使是无根据的说法也容易使忧虑的大众信以为真。而另一方面,那些对此类恐惧提出质疑的人士,即使他们有临床证据,也常受到误导公众、掩盖事实真相等指责。韦克菲尔德的论文与公众对药物和接种疫苗所持的怀疑态度正好产生共鸣。当代文化促使人们将联系(如孤独症的出现与接种疫苗的时间几乎同时)与因果(MMR 引起孤独症)混为一谈。在那些有孩子患孤独症的绝望的父母看来,韦克菲尔德的说法就极为合理。盛行的怀疑文化使父母们很难相信政府的种种保证。正如一位母亲在 BBC 上所言:“疯牛病出现后,谁还能谴责不相信政府的人呢?”

对政府和官方的不信任还扩及到其他民众,而且并非只是食品和健康问题引发人们近似恐慌的反应。《世界新闻》2000 年 7 月发起的名为“名字与耻辱”的反对恋童癖的运动表明,公众可以多么迅速地被煽动起来,而且表现得歇斯底里。由于大众对好色成性的恋童癖的恐惧,这场运动成功地促使大批忧虑的父母成立了治安维持会成员组织。就像 1998 年 4 月的恋童癖恐慌一样,“名字与耻辱”运动说明了如何因恐惧而产生松散的民众组织,它表明恐惧本身如何成为侵蚀社会和家庭的破坏因素。

对“名字与耻辱”运动的狂热令多数有理智的人感到吃惊。但观察家们忽视了一点,这种“寻找巫婆”的行动不仅仅是一群不诚实的小报记者们制造出来的事情。多年前,儿童被绑架、抢劫以及遭成人虐待之类的故事就激起了大众的想象。恋童癖变成寻常

话题,这使人们更深信每个孩子都随时处于“陌生人即危险人物”的威胁之中。这种恐惧气氛的一个后果是,许多父母都不再放心让其他成人来照料自己的孩子。

一旦恐惧成为普遍存在的心态,问题和困难就会被过分夸大,而可能的解决办法却被忽略。驱动惧怕和恐慌的机制是一种本身自会成为事实的预言。比如人们担心他们吃下的食品会影响健康,实际上往往就可能断定自己生了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自相矛盾的情况:我们身体越是健康,就越可能认定自己有病。生活于比如说英国的人即使比以前更长寿、更健康,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自称有病。根据家庭普查的结果,英国某些地方现在 10 人中就有 4 人认为自己患有慢性病,该项调查表明自述长期患病的比率自 1972 年来上升了 66%。

认为自己不健全的年轻人比率大为增加,相比之下,自认为患有慢性病的人数的增加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1985 年至 1996 年间,英国人中自认为不健全的人增加了 40%。增加最多的是 16 至 19 岁之间自述不健全的年轻人,达到 155%。调查者们总结称,1985 年与 1996 年的数字差距“似乎太大,难以根据普遍丧失能力者的人数的实际增加来解释”,但令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何有比以前更多的人自称不健全。虽然无法简单解释为何人们越来越容易认为自己有病或有残疾,但很明显的是,这种自认为有病的感觉表明人们对世界正日益受到威胁深感忧虑。在这种情况下,生病成为正常现象,活着即意味有病。当代的恐惧文化促使形成认定自身有病的抑郁特征。

毁灭地球的小行星和全球变暖似乎与不为人们注意的性变态相距十万八千里,但它们都是不断夸大人们面临的危害和风险的文化的组成部分。儿童遭绑架之类的异常事件变为一种平常的危

险已是很典型的特点了。一种疾病的暴发会立刻转为大流行。我们使用的语言反映了这种倾向。“危险”或“有危险”之类词语与任何平常的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可看出我们对危险前所未有的关注。以“有危险”一词为例，英国一份报纸进行的搜索查询表明该词 1994 年使用了 2,037 次。6 年以后的 2000 年，该词的使用几乎增加了 9 倍。

英国报纸中“有危险”一词的使用频次

1994 年	2,037 次
1995 年	4,288 次
1996 年	6,442 次
1998 年	7,955 次
1999 年	14,327 次
2000 年	18,003 次

“有危险”一词的使用逐年增加，表达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态度。它表明人们认为危险和威胁现象的范围有扩大的倾向。甚至为人向往的经历，如坠入爱河，也可能被看成是冒险的行为。一群美国大学教师认为辅导员应该提醒大学生们注意“恋爱存在潜在的不利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以恋爱为名的年轻人往往做出危险的举动来。

当代语言反映出把问题与不利事件变为人类的生存问题的倾向。“瘟疫”、“流行病”或“综合症”之类的词语被杂乱地用以强调人类生存不安全的特点。“瘟疫”一词已经进入了日常用语。

它在英国报纸上的使用从 1990 年的 45 次到 2000 年的 2,298 次，增加很显著。人们的思想完全沉溺于对诸如疯牛病和口蹄疫暴发之类事件作夸张的灾难性预言。这些事件无一例外地总是被赋予深刻的道德意义，强调当代人性所谓的堕落。它们通常被描述为是人类对自然界不加思考的干预的后果。它向人类发出这样的信息：现在是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大自然威胁要对傲慢的人类进行报复。

恐惧文化的一个不幸后果是，任何问题或新的挑战都可能会变为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当代文化喜欢陷入对各种末日来临的景象的想象之中来吓唬自己，而不是将检查与升级计算机系统的需要看成技术问题。千年虫就是人类自己吓自己的超凡想像力的代表产物。恐惧本身引起更大的恐惧，同时又会使人们猜测还有潜在的其他危机。英国口蹄疫的暴发就使所有专事灾难预言的人可以恣意猜测发生其他危机的可能。因担心焚烧尸体可能增加农村社区呼吸道疾病而出现小恐慌，这是常有的事情。人们对尸体腐烂可能会污染饮用水供应以及过多地置身于消毒剂的环境之中会有毒副作用忧虑重重。2001 年 9 月，曾任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威廉·斯图尔特爵士警告说，政府在应对口蹄疫暴发时遇到的困难表明，英国对于未来生化战争的威胁反应会是多么脆弱。威廉爵士的思维从英国农业的危机一下跳跃到生化战争问题，这很能说明当代人们的想像力有多么丰富。

除了比如生化战争的威胁带来的大恐慌，还有许多日常事件影响和规定着日常的生活。对我们的食物的担心使人们一再对健康面临的各种威胁发出警告。英国食品标准局发布的一篇新闻稿题为《夏天食客要当心》，说明了野外烧烤是如何转变为危及生命的运动。该局警告说，户外用餐会增加中毒的危险。应该洗手，这

是他们的主张。一个月后，它发起了全国食物安全周运动。此次运动旨在警告大众，成千上万的人之所以有中毒的危险，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地洗手。休·彭宁顿教授发出了可怕的警告说：“下次你和遇到的人握手，有20%的可能性是他们上过厕所从不洗手。”这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他补充说道。还会有多久握手综合症就会发作呢？

握手也变成一种危险时

写作《恐惧》第一版时，我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容易对健康、环境、科技、新产品以及个人安全产生类似恐慌的反应的方式。很明显，去年（2001年）这一过程最有危害的结果可能是对危险的恐惧影响人际间行为的方式。当握手这一行为与担心被感染相联系时，对健康的担忧就不可避免地与人们接触和表示打招呼的手势有了联系。然而还没有人要求禁止握手。促进健康行业还未组织一场让人们形成戴手套握手的意识的运动，但是已经逐渐形成这样一种风气，渐渐从有无危险的角度来看待人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那些亲昵的关系。

恐惧文化最不引人注意的后果是它把人际关系看作就是增加危险的方式。它产生的一个讨厌的影响就是使人们交往时的恐惧感加深。对美国恋爱关系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学研究表明，减少人与人之间爱情关系和选择伴侣时可能出现的日益增加的危险的需要已成为个人交往的指导思想。结果就是他们“正在改变彼此间的关系模式，以把对自己的危险降到最小”。研究认为，对这些危险的反应是理性管理原则的应用，而那些原则本身已变得很平常了，并使与人际关系关联的大众危险转化为自我实现的个人危险。该项研究人员指出，恋爱关系功利化取向的一个矛盾就是它实际

上增加了失败的危险。担心会出现的问题成为了会自我实现的预言。

鼓励人们应对与情感关联的危险的一种方式是社会学家们称之为“文化冷却”的方法。很多专家以及自助书籍告诫人们要降低期望值，不要因爱而失去自控能力。爱情日益被贬为危险的错觉，人们受到警告说不要相信心灵的语言。英国大学教师温迪·朗福德在她的《心灵的革命》一书中提出浪漫的爱情会对女性造成伤害。甚至政府也加入到了“冷却爱情”的队伍中来。1999年8月，有报道称政府要警告妇女，与配偶开联名银行账户会有风险，假如婚姻破裂，妇女的经济就容易受到损失。有些组织积极提倡人们要对亲密关系持怀疑态度。家庭暴力庇护慈善组织试图打消妇女对情人节的热望，声称“他们的心跳可能会是狂暴的魔鬼”。

虽然大多数人仍积极追求亲密关系和浪漫恋情，但将这些经历与危险相联系已产生了危害。现在人们在私人交往时害怕情感受伤害的心理加深已是很普遍的了。对付情感伤害的一个策略是与可能使自己失望的事情保持距离。与他人疏远似乎不失为一种保护自己免遭痛苦的方法。最起码，男人和女人都受到鼓励，让他们去应对亲密关系引起的日益扩大的明显的危险。各种策略，从婚前协议到培养独居的美德，都被用以应付会自我实现的危险预言。

把个人承担责任重新解释为冒险，这是对所有不理智地渴望激情婚约的人的身体健康提出的警告。把成人经历到的问题看作是由他们的关系引起的倾向，这更促使人们认为爱情即意味着危险。对这种状况一个注重实际的态度是声称我们期待的亲密关系是不现实的。“小心：你会受到伤害”是一句反映我们时代特点的

忠告。应对危险的要求使得人们不去承担责任。

以这种现实的世界观来看待责任，结果之一是降低了社会对人际关系的期望值。由于受到政府的支持，对关系的所有研究都致力于冷却热情，忠告人们不要指望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可以永久维系下去。忠告的意思很明确，但可以预见的后果是使人与人分离开。没有了激情和自发性，人与人的关系就变为市场上实际的交易关系。没有哪个聪明人愿意终其一生做这种平凡且无回报的事。对于社会要求双方都承诺接受的完全实际的责任关系，这么多聪明的男男女女毫不困难地就将之断绝掉，原因何在也就不难理解了。既然承诺的前景危险而无回报，那么独自生活的前景就很吸引人了。如果情欲危及健康，独身至少能保证没有危险。不足为怪的是越来越多的成人过着独立的单身家庭生活。成人独身的增加表明我们正经历的主要不是家庭危机，而是在一个情欲日益被看作会有危害的时代，人们感到极难处理亲密关系。英国独身的成年人有 700 万，是 40 年前的 3 倍。《社会趋势》的最近一版估计，到 2020 年单人家庭将占到家庭总数的 40%。

恐惧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变得陌生，助长社会形成一种怀疑的氛围，使人们不能专心面对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冒险大多数时候是有创新精神的、建设性的行为，本书的写作就是受这种信念激发。如今对冒险横加指责的糟糕企图挫伤了探索和实验精神。我们的社会实际上面临着危及健康的重大威胁。消极生活甚至比被动吸烟的危害更大，它会危害健康。

当然，确实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前言写作结束时，我听到了纽约和华盛顿的悲惨事件的消息。从电视屏幕上看着世贸中心大楼被毁，我自问，“也许对于我们的恐惧文化有些可说之处吧。”以上的悲惨事件强烈地提醒我们，世界还远非一个安全之所，要对将来

充满信心也就很难。《每日星报》的“这是世界的末日吗?”或《每日邮报》的“毁灭性灾难”之类的头条似乎并非夸大其辞。但是这当然不是世界末日。人类的适应力应对逆境的方式令人惊奇。

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表明我们的文化助长了我们对不好的事物的恐惧之心。它们并不是弗兰肯斯坦^①式的食物、干细胞研究、移动电话或对世界产生威胁的新技术。这些科学成就和独创性表现了人性具有建设性的一面。而发生于9月11日的事件则表现了人类激情中破坏性的一面。从许多方面来看,它是一种过时的恐怖活动,是由少数受无法抑制的仇恨驱使的狂热分子以低科技手段实施的。然而,我们的思想沉浸于所谓的理论上的危险,实际上是分散了社会的注意力,不去注意那些早已存在着的一直威胁着我们生命的危险。

2001年12月12日

^① Frankenstein, 弗兰肯斯坦,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所著同名小说中的医学研究者创造出的一个人形怪物, 最终该研究者自己被此怪物毁灭。此词后来演变为指“人形怪物”和“脱离创造者的控制并最终毁灭其创造者的媒介”。

绪 论

安全已经成为我们时代主要的价值观念。曾一度致力于改变世界(或维持原样)的热情已用于竭力保证我们的安全。“安全”一词赋予人类的广泛活动新的意义,使它们具有了人们无意识中赞成却并未言明的性质。“安全性行为”不只是指进行安全性交往,还表明全部的生活态度。英国大学生联合会组织的饮用安全运动表达了对校园生活道义上的声明。如今的大学正积极地对安全作出承诺以吸引学生。

个人安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有这样一种趋势,几乎每个星期报纸上都报道某桩个人遇到的新危险并有新的安全措施的建议,这种趋势始于美国,随后迅速跨过大西洋传至英国。各种慈善组织和团体都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需要对个人安全的方方面面提出忠告,每一主要政党制定的计划也体现了同样的关注。热线服务电话变得很寻常,这一现象最清楚地表明了它的发展已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在对所有的公共场所和私人处所都从安全角度来评估。医院的安全已经成为卫生保健专业人士们关注的中心问题。保护新生儿,防止其被人绑架,这表明对安全的关注从多早开始都不嫌早。在美国,对暴力保姆的恐惧使得保育安全业得到大力的发展。伦敦的克劳福德幼儿园是英国首家允许家长通过安装在教室中的

闭路电视摄像头来监控他们孩子的幼儿园。1999年9月,曼彻斯特的博尔顿托儿所宣称他们安装了网络摄像机,这样父母们就能通过网络时刻留心他们的孩子。一架摄像机安装在托儿所的房间里转播图像,家长只有输入个人口令才能进入。美国奥尔良家长监管公司建立了一个网站,以使家长能够监管他们在家中或幼儿园中蹒跚学步的孩子。一份名为《绝对安全》的美国家长手册向家长们提供如何创建一个绝对安全的家的信息。满怀期望的父母还可以请从事这一行的为数较少的顾问把家重新设计一下,以保证他们的婴儿或学步的孩子的安全。安全在英国和美国的学校中成了件大事。从摄像机到刷卡和其他安全措施通常是应有尽有,许多学校看起来更像一座小型秘密监狱。同时,汽车电话作为安全装置出售,以保护那些害怕对她们自身或针对汽车的暴力袭击的妇女。据电子业界推测,闭路电视进入家庭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经济生活明确地定位于避免风险、加强安全。西方保健费用的增加势不可挡,传统上对此的解释是由于新的医学突破的成本高。保健业成为美国和英国获利最为丰厚的部门,并非是因为医学新技术,而是把风险减小到最低的关注使然。替代性疗法和药品市场的发展表明人们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各种高科技。与避免风险有关的产品和服务的发展也很不错。在英国,瓶装水业是饮用水市场发展最快的部门。很安全的自来水逐渐被人认为会产生危害。有机食品需求的增长表明吃已经日益受到对健康风险的关切的影响。

避免危险已成为政治辩论和社会行动的重要主题。安全问题已变得完全政治化了。政府和官员们动辄被指责说他们掩盖了许多潜在的危险,对人民安全受到的各类威胁漠不关心。这是个消